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覧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上

宋 袁樞 撰

高帝滅楚

秦二世二年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

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可遣懐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漢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戸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

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

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邯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内諸侯軍

稍徴關中兵以自益拒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撃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

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為我呼入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

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

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令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劒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劒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内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瞋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羽按劒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噲立而飲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

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令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爲刀俎我方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

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霸上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

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鋭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懐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懐王為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觧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

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
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
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
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
河都櫟陽立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項羽欲自取梁
地乃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
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
王都洛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

數有功故立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

都為齊王都臨淄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為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

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襃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絶

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　六月田榮殺齊王市自立為齊王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及項梁渡淮信杖劒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

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

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嘿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

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刼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

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
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
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
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
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
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
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

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為渭南河上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拒之陽夏不得前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

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　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　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稍叛之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之江中　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丘漢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如陜鎮撫關外父老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漢王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

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　漢王還都櫟陽　諸將拔隴西　春正月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　三月漢王自臨晋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初陽武人陳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

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為卿殷王反楚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杖劒亡渡河歸漢王於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

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乎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説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

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　田榮弟横収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夏四月立榮子廣為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

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

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滕公為太僕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不相遇反遇楚軍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

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　田横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横遂復定三齊之地　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

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從軍碭遂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

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六月漢王還櫟陽　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為中地

北地隴西郡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輙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户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絶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

無擇子也雖賢不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酈生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　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

楚粮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輙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拒楚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

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
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
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
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
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
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
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

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

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敗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

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覇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

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

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張耳韓信往來

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 十一月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也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貭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必以楚為

彊可以託國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為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

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
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
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
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
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
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
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
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

請與大王提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鄉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説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十二月

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臯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

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

因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鉅橋之粟
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
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
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為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
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
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
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

誰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

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

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三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内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

不固楚以殭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

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黄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眜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眜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

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十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黄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

豹樅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

燒殺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

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

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

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

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

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

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

究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
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
為漢游兵擊楚絶其後糧是月彭越度睢與項聲薛公
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乃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
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月羽已破走彭越
聞漢復軍成皐乃引兵西抜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
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
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樅公而虜

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宿小脩武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拒之鞏令其不得西　秋七月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脩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説止漢

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輙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　漢王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

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摇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

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食其又說
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
濟南近於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
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
乃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
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先
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
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

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

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歴下以距漢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歴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為樂韓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酈食其已説下齊欲止辯士蒯徹説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

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

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歴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

為賣已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田横走

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　楚大司

馬咎守成臯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

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

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

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臯破

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祗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

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三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輙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而擅刼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収私其

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毋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

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韓信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横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横軍於嬴下田横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曹參擊田既於膠東皆殺之盡

定齊地立張耳為趙王　漢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　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往説信下楚信不忍倍漢遂謝蒯徹語在諸將之叛　秋八月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項王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楚

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説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

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

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

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漢騎將楊喜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項王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

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以其所乘騅馬賜

亭長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示中郎騎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戸吾為若徳乃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楊喜呂馬童及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戸封五人皆為列侯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

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魯父兄魯乃降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皆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太史公曰羽起隴畮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

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揚子法言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春正月諸侯王皆上䟽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帝西都洛陽　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

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説服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脱輓輅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與

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

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皐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

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

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

諸將之叛

漢高祖四年冬十月韓信襲齊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救齊信擊殺龍且虜齊王廣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

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

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輙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必終為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日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

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是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

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
鬬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
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
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此所
謂智勇俱困者也百姓罷極怨望無所歸倚以臣料之
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
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
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

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盖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蒯徹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

黶陳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此二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

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徹復説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

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徹因去佯狂為巫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漢王用張良計分地以王二人事見高帝滅楚十二月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封魏相國建城侯彭越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

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廵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

之自疑懼不知所為或説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

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十年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相國監趙代邉兵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

豨嘗慕魏無忌之養士及為相守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趙相周昌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韓王信因使王黄曼丘臣等說誘之太上皇崩上使人召豨豨稱病不至九月遂與王黄等反自立為代王刼略趙代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

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戸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戸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攻聊城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趙利守東垣帝攻拔之更命曰真定帝購王黃曼丘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之於是陳豨軍遂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信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

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
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
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
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
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
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
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

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以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以自王其後漢追楚王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疇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

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上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

策故令自夷於此 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
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寃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
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
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
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鋭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
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上曰置之 上之擊陳
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
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

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

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趨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具以苛

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王疑其與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見未發露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

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

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

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户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是時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黥布布使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説建成侯吕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吕后承閒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

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
夜見呂后呂后乘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
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
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
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
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太子是時叔
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
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

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富陵盡刼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竒或説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别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壁庸

城望布兵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别將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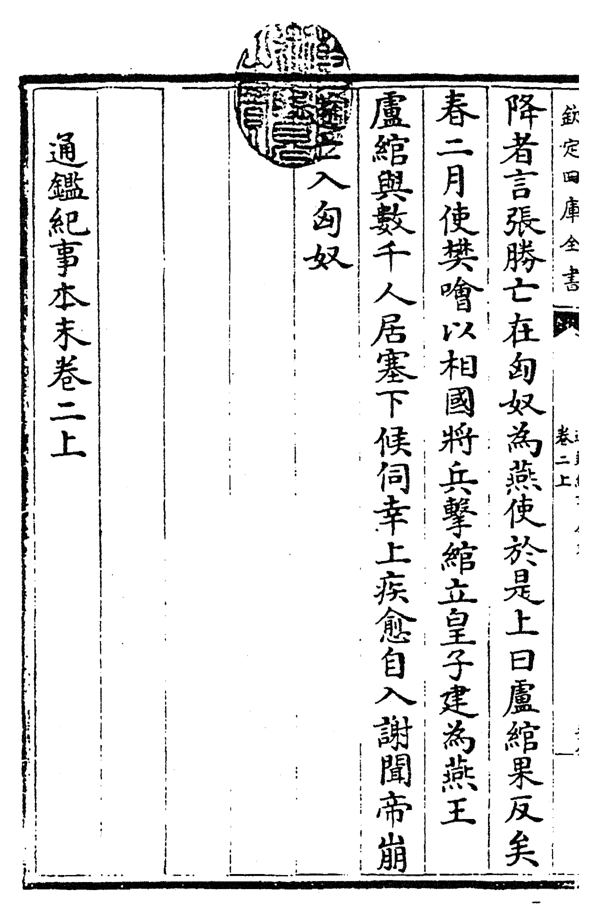
漢别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成王臣使人誘布偽欲與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兹鄉民田舍

周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

陳豨之反也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

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

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帝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



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

春二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綰立皇子建為燕王

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帝崩

遂亡入匈奴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舉人臣洪道濟